

## 百姓故事

## 春运新闻在录播前送到

■陈慈林

本人曾多年担任媒体通讯员采写新闻。新闻第一要素是新,这就意味着要抢时效,特别是报道一项大家同时开展的重要活动,更需要争第一时间把新闻送到编辑案头。在互联网尚未出现时代,更考验通讯员的毅力和反应能力。

这是一段尘封已久的往事,也是我久久难忘的经历:1995年春运第一天,104国道因大雪拥堵,我顶风冒雪5小时,坐车加步行,录播前10分钟把当天的铁路春运新闻录像带送到了40多公里外的湖州电视台。

那时我在杭(州)长(兴)线上的武康工务段工会任职,协管对外宣传报道。自段工会配置了M9000摄像机后,我迷上

了拍摄电视新闻。当时摄像机很少,企业搞电视新闻的更不多,市县电视台都很欢迎铁路新闻,我拍摄的铁路新闻片得以经常在市县电视台播出。

春运开始前三天,我向湖州市一报二台(日报、电视台和电台)申报了“春运第一天,铁路有准备”的新闻选题,很快得到三家媒体积极回应。电视台图像编辑还特意打电话叮嘱我:“选题已获批准,因为是录播,图像最迟17时前一定要送到,否则就赶不上当晚的湖州新闻联播了。”

1月11日,春运第一天。刚过午夜,浙北地区纷纷扬扬下起大雪,上午8时,地面上有了几厘米积雪。上班后,段长、党委书记连夜出发,冒雪前往段管内重点部位彭公隧道、义桥等巡守点,看望职工,检查指

导春运工作。我扛起摄像机、照相机随行。

上午10时半,我结束采访,匆匆赶回办公室处理稿件:胶卷送照相馆冲洗,初步剪辑拷贝录像带、撰写文字稿,誊清后复印;取回照片写说明,再请人分送就近的县电视台、电台和县报,忙得连上厕所的时间也没有。

12时许,在段机关食堂工作的妻子送来已经热了两遍的饭菜,我匆匆扒几口,就扔下饭碗,驱车直奔40多公里外的湖州市。谁知刚上104国道就吓了一跳,只见数千辆汽车首尾相接,逶迤不绝,堵成了一字长蛇阵。我下车打听,一位司机告诉我,他已被堵数小时,据说前面10多公里都堵上了。

司机谢师傅是当地人,熟悉周边道路,说是有一条山区

简易公路可绕过104国道。汽车沿着崎岖泥泞的山路艰难行驶,30公里足足开了3小时,终于在离湖州7公里的庵山重回104国道。但这里同样堵得严严实实,无法通行。雪越下越大,气温已降至0℃,我却急得满头是汗。那时没手机,我跑到路边一家饭店打电话向电视台报告情况。值班主任告诉我:“你的稿件已列入今天节目单,主播已开始化妆,图像编辑也已到岗,录播正点开始,你大约还需多少时间能到?”

离录播不到两小时了,我却被堵在路上。我狠了狠心,决定步行把稿件送过去。我背起装有新闻稿的包,顶风冒雪,深一脚浅一脚地穿行在车丛中,跌跌撞撞地往市区赶。天慢慢暗下来,我看了看表,半小

时才走了1公里,来不及了。正当我焦急万分时,突然看到一辆挤在车丛中的警车,我徒步赶到警车前,掏出证件和录像带,向警察说明情况紧急求助。警察拉响警笛、打开警灯,硬是在车流中“挤”出一条道……当我把稿件交到值班主任手里时,离录播开始还有10分钟……后又分头把稿件送到电视台和报社。

当电视台播出这条春运新闻片时,我正一脚泥一脚水满身汗地徒步返回停车点。第二天市电视台分管新闻的副局长打电话给我段领导,表扬了我的敬业。当天该台派出的7档记者,有2档未能按时发回报道。事后媒体报道,这是发生在104国道上罕见的一次大堵车,绵延100多公里,持续3昼夜。

## 心雨绵绵

## 旧时月色

■赵佩蓉

这个月夜,一大片浮云奔涌,汇聚成梯田一般静默的云层。万家灯火的街道上空,隐约的大半个月亮,又轻又黄。我驱车往几公里之外的老家,去看婶子。

婶子平躺在木床上,她的双眼闭着,眼眶深深地凹陷下去,皮好似乎搭在颧骨上的一张枯黄色的旧布。

“阿婶,阿婶,你好点么?”我柔声唤她。她努力睁开疲倦的眼皮,目光呆滞地望着我。她欠了欠上身,大概是想打个手势招呼我。终究,她微抬起的雀爪一般的右手迅速地耷拉下去,瘫在大腿的一侧。张开的嘴吐不出一丝声音。我的眼泪忍不住落下来。我看到一个健壮的生命一点点被绝症侵占。

一年前,婶子明显感觉双肩胛疼痛,浑身酸乏,连走路都觉得吃力。家人也没放在心上,只安慰着可能累着了,歇一歇,进补,也许就缓过来了。她照例早出晚归,在一个鞋厂谋一份活,直到有一天突然晕厥,被紧急送往医院。容不得侥幸,CT清晰地显示脑部占位性病变,伴随静脉血栓。家人手忙脚乱地联系了上海的华山医院,婶子得以接受了脑颅手术。我去看她时,她的鼻孔插着氧气管,锁骨偏上插着输液管,腹部右下方插着导尿管。她像一张薄纸片贴在金属病床上,连抬一下眼皮的力气也没有。

入夜了,月光洒满了病房外的大半个休息区。米白色的抛光砖地板上,异乡的明月孤零零地晃着,微微荡漾。我独坐的身影在摇曳。我想不明白,灾难何以偏偏选择了我的婶子。

婶子年轻的时候,是村子里出名的手艺人。她在娘家学得绣花的活。印象中,除了农忙必须出去帮工,她

总在堂屋架起绣花棚,终日端坐着。她穿针,她引线。我看她在白色的麻布上,绣出胖胖的紫葡萄,绣出妖娆的红花朵。晴朗的夏夜,婶子拿出一盏点灯,一边干缕空抽丝的杂活,一边唱起小调:八月里来秋风凉,孟姜女窗下绣鸳鸯。针儿扎在手指上,线儿绣出的是万喜良……

隔十天半个月,婶子会到镇上交出绣好的花布,带回来一笔工钱。每次,婶子会买一些零食来犒劳我们三个孩子,有时分几粒“什锦糖”,有时分几根“小糕干”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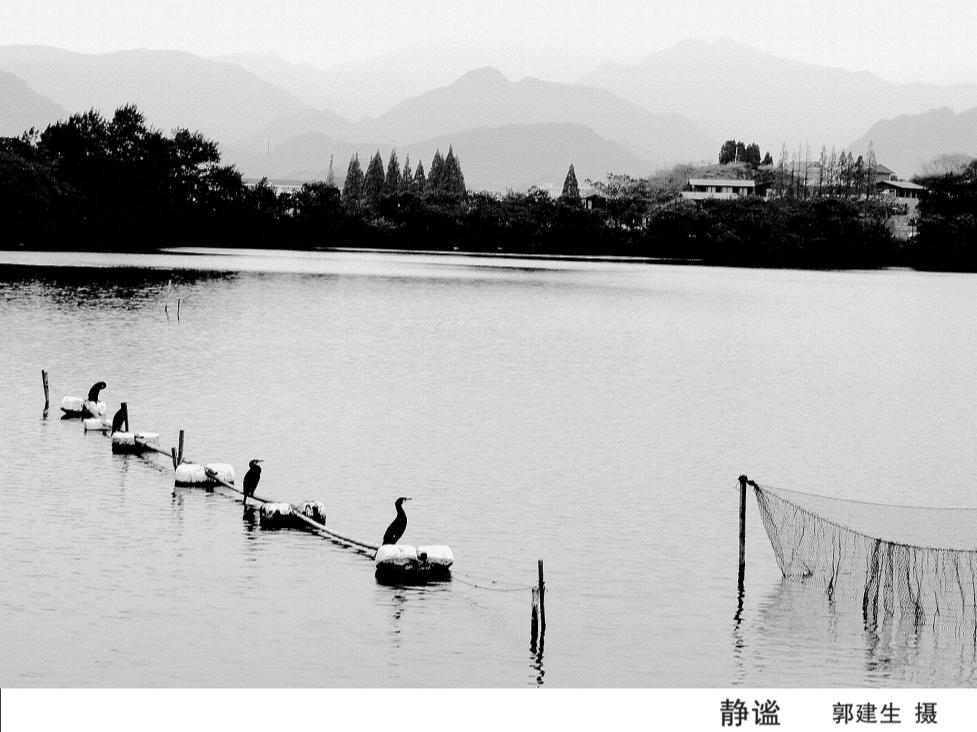
那些美好的旧时光,终究是一去不复返了。

她对那个被称作“恶性肿瘤”的疾病缺乏必要的了解。她更不会理解需在显微镜下才可窥视的病变细胞不断分裂,是可以毁掉脏器摧毁性命的。她很积极地配合治疗,甚至安慰每一个去看望她的亲友,到大医院开了大刀,挂了很多很多盐水。

婶子更多地躺着,身上的肉瘦尽,呼吸微弱,时常昏迷。7岁的孙子在边上,怯怯地唤她“奶奶”,她才坚强地撑开眼皮,流露出掩饰不住的渴盼。清醒的间隙,她很认真地交待身后的事:那身衣裳,要大红锦缎的。枕头底下压着的几张钞票,是留给孙子读书的。所有的亲友,自觉排好班次,一边服伺婶子,一边观察着她的变化:面色越来越灰了,瞳孔有点散开了,双脚渐渐有了冰意……

出灵那天,我听三叔平静地叙述着一年来熬过的每一个漫漫长夜。诉说有些断续,我只有倾听,倾听企图用金钱挽留生命的希冀,倾听对日益迫近的死亡的束手无策。很长的倾听里,我听见生命像尘埃在飘零,飘零。

婶子被安置在向阳的山坡上。墓碑上的笑容依旧。



静谧 郭建生 摄

## 微型小说

## 路过劝架

■任迎春

下班回家,远远地就听到小区门口店铺前,有激烈的争吵声……四周围满了看热闹的人。

我好奇地挤进人群,看到一男一女在吵架,女的是理发店主,白色连衣裙前身被扯破,露出了半个胸罩。长长的披肩发,被扯得乱七八糟。脚上一双鞋子,都踢掉了,赤脚站在店门口。她一手扶着理发店的门框,一手拿着手机,脸色铁青地看着男人,不停地骂。

那男人,中等身材,理着平头,满脸胡子拉碴,身上一件白色短袖,后背被对半扯破,裸露着黝黑的皮肤。男人右手挥舞着一把斧头,那雪亮的刀锋在夕阳下闪着刺眼寒光。因为情

绪激动,一张脸涨成猪肝色,怒目圆睁,一声声骂着女人。

我刚搬到这小区,上班忙

碌,再加上从不在小区门口理发等,认识的邻居也很少。

这是我第一次在小区门口看到有人吵架,眼见都没人上前劝阻,我便径直走到男人面前,想把他手中斧头夺下来。一走近,我闻到男人身上浓烈的酒味。

“兄弟,别激动,你拿斧头干吗?有话好好说,啥事都好商量嘛。”

“你是谁?”男人怒睁双眼,盯着我问。

“我是谁?我是这小区的住户!”眼看男人要向女人走去,我一个箭步走到女人身前,挡住女人,对那男人说:“我不认识你,也不认识这女人,只是一路人。”

“那你想干吗?”男人对我怒吼着。

“兄弟,我想干的,就是要你千万别冲动,冷静,冷静,冷静!先把斧头放下。”

男人见我态度诚恳,突然停止了手中斧头的挥舞,盯着我看。

我看到他眼中瞬间闪出的迟疑,趁机上前把他手中的斧头夺了过来。然后,我转过身去,对女人说:“你也不要再骂啦!”

在我的劝解下,男人和女人都平息了下来。

“你好!我是社区民警,特意打电话跟你说声谢谢!”第二天,我接到民警电话:“昨天这男人情绪失控,写好了遗书,准备跟女人同归于尽,他父母是到晚上10时看到遗书才报警的。你胆子真大,敢把这狂徒的斧头夺过来,避免了一起恶性事件的发生。”

“啊?”接听了电话,我真感到后怕,当时根本就没考虑什么危险之类的,只是尽力去做一件我该做且能做的事情。一细想,我又好开心,无意间做了一件好事。

## 情景交融

## 初冬的早晨

■叶远钦

转眼入冬,天气转凉。清晨,空气中弥漫着丝丝寒潮,向四面八方袭来。让人感觉有些凉飕飕,顿觉冬天不期而遇。

不知已过了多少时光,岁月总在不经意间,把我们的年华都带走。从不经世事的少年,到风华正茂的青年,到饱经风霜的中年,到暮色苍苍的老年。人生就是一场梦而已,也是一场风雨无阻的旅行。有艰辛,也有快乐,永远有很多值得回忆的人或事,伴你成长。

一年四季,我喜欢四季的轮回,春日的希望、夏日的浪漫、秋日的收获、冬日的纯净。有了四季的风调雨顺,才有一年的好收成。

在城市,初冬的早晨。伴随着公共汽车的喇叭声,一天的生活拉开了帷幕。街市上,各种各样的车辆随之增多,有开着车急驰在马路上,呼啸而过的。有骑着电动车、自行车的上班族,头戴头盔,穿着冬装,手戴棉手套,行驶在路上。寒风凛冽,街道两旁做早餐的小商贩们,却热火朝天地干劲十足。大饼店、馒头摊……应有尽有。

此起彼伏的吆喝声,早餐生意兴隆。这也是城市里,初冬早晨最热闹的地方之一。

人行道上的树干挺直,树叶却变得“光秃秃”。在阵阵寒风中,如同一个风烛残年的老者,经历过少时的身强体壮,向世人诉说着一生的坎坷经历。树叶,春发芽、抽枝,到长成郁郁葱葱,茂密

得像个少女的发丝,到深秋时节,树叶慢慢变黄。秋风起,秋叶黄,便一片一片地飘落,那片片飘落的黄叶,也不知最终飘去了哪里?这就是一叶知秋吧。

等到初冬,层层薄雾中,早晨空气稀薄,能见度偏低。一棵棵行道树,伫立在道路两侧,远处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,与城市的景观地带,相互辉映。形成一道亮丽风景线。

在乡村,初冬的早晨更美丽、安详。在一声声鸡鸣狗叫中,淳朴的农人们,便开始一天“柴米油盐”的生活。

乡村从来就是好客而又充满向往的地方。各家各户的房子也都连在一起,串门作揖是乡村一大特色。

早晨,虽然气候略带寒意,但乡村的景色却是一幅纯然的水墨画,连绵起伏的远山,望不到尽头;一望无垠的旷野上,勤劳的农人,头戴草帽,肩扛锄头,挥汗在田间劳作。如碰到烟雨蒙蒙的冬日早晨,景致更加美不胜收。

乡村的早晨,往往离不开炊烟的点缀。虽然,现在没有几户人家有炊烟了。但有时也会偶见久违了的袅袅炊烟,是不是会让你有所感慨,有所遐想。小桥、流水、人家,在缕缕炊烟下。多少年来,农人们男耕女织,守着一处家园,一代又一代,繁衍生息。有了今日的繁华与富足,才显出初冬早晨的静谧与祥和。

人生在世,就要过好每一天。让我们在每一个初冬的早晨,欣赏着它带给我们无限的美好风景吧。

## 杰克与狗的故事

## 直击真相

心把它放进了打狗队的笼子里。一扭头,快速逃离现场。仔仔凄厉的叫声尖锐地刺破杰克的耳膜,令他心碎、泪奔。

记得仔仔刚刚来到杰克家时,女主人英子并不怎么情愿接受它。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清闲,养一条狗又会多出许多琐碎的事务。仔仔不仅仅会狗眼看人低,也会看人的脸色,它能分清杰克对它的宠爱,和英子对它的不耐烦。所以,每当杰克要出门的时候,它都会楚楚可怜地用嘴扯着他的裤脚管,抬头望着它的主人,满眼都是依依不舍。若不是万不得已,杰克也真想走到哪就把它带去哪。

杰克除了精心地喂食、洗澡,还煞费苦心地调教仔仔,让它学会和不那么喜欢自己的女主人相处,发挥狗狗的特长——摇尾乞怜。其实英子的心是很柔软的,很快被杰克和仔

仔的深情和努力打动,并爱屋及乌,开始接受仔仔为家庭的一分子。那一天,英子和杰克一起,特意为仔仔买了一箱火腿肠。可是,那箱子都还没打开,整箱的火腿肠一根都没动过,仔仔却永远离开了……

想到是自己亲手把仔仔送进了笼子,一进家门,杰克忍不住嚎啕大哭。无需问,英子就已经明白发生了什么事……

杰克并非三四岁的小男孩,而是三四十岁的大男人。可见,要把一个高大威武的男人弄哭,一条爱犬的离去,足矣。

时间过去了很久,但仔仔一直没有走出杰克的心灵家园。尤其是那个生离死别的场景,始终历历在目。杰克最负责的是自己欺骗了仔仔的信任,虽然仔仔是一条很有悟性的狗狗,但也根本不可能明白杰克为什么会做出如此狠心的

事情。它确实能看懂人们对它喜恶的态度,但它真的不可能看透人心、人性,不会懂得人情世故,毕竟人的世界太复杂。

其实,杰克最该后悔的并不是亲手把仔仔送进了笼子,而是没有及时给仔仔一个身份,一个让它合法存在的理由。痛定思痛,拯救仔仔,不让仔仔受伤害的最好方法是:按照相关规定,定期接种狂犬病疫苗;凭动物诊疗机构出具的有效免疫证明,向所在地养犬登记机关申请登记。并且,按规定缴纳管理费、芯片费、疫苗费等多种养狗费用。具体价格,各地的收费标准不一样。

时下,养狗的人不少,但真正爱狗的人并不多。真的不是随便一个阿狗阿猫都可以养狗的,因为养狗人必须有养狗的素质。遛狗不拴绳子、随处大便不收拾,不仅仅严重影响城市的整洁,也对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严重的威胁。人类和狗是有不少感人的故事和传说,但有不少人怕狗、被狗伤到过,也是不争的事实。为此,宠物须佩戴牵引绳的要求,首次被国家以法律的形式,写进了从2021年5月起正式实施的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中。

邻居们时常会听到杰克谴责那些无视法律规定不文明养狗的人。不明就里的人以为杰克讨厌狗,其实他是太爱狗了。他不愿意看到,因为养狗人的疏忽大意甚至不负责任而给狗带去伤害。这也是他对自己曾经失责的一种追悔。

杰克和狗的故事,告诉我们一个道理:君子爱狗,养之有道。凡是选择了养狗,把狗当做家里的一分子,爱狗、管好狗,对狗负责到底的人,就是君子。人生在世,就要过好每一天。让我们在每一个初冬的早晨,欣赏着它带给我们无限的美好风景吧。